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王允呂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十八

十八養

黨慶元黨二

四朝聞見錄慶元黨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頗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脩自好爲不情派弊之弊至于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鄙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爲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十一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公不用吳琚事已載乙集琚慈福親姪乃召韓侂冑慈福未姪而囑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官籍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其議遂定韓自以爲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聞

之即惕然以爲憂。因免贍寓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白發其姦。彭護虜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達其條。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于北關之外。以謝其勤。新以體跡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衡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未去。頃韓風俗優以木刻公像爲我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榮感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侂冑。朱熹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已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其弟祖泰至黥而竄。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于武夷。當公懽辭待制草制詞云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噫。厥承明勞侍從。既遠持橐之班。歸柳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謂。二年冬。十

月癸酉。祔職罷祠。臺臣孽偽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已集所載爲明証。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私草而沈用之。而胡絳草公疏欲上。會以遷去職。遂以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首劄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竊見朝奉大夫祕閣脩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忤忌。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麈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覲其高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奏跡。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朱白甲于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雜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常赴鄉隣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怜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麈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

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違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耗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欲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人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恃為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躡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玩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為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羽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乃武夷九曲詩非和儲也人間宣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護國寺為縣學恐是政和

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熹異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率伍拽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驚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要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脩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刑徒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滂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僭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已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慝也耶昔

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坐去之而况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無有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而儉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迨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永賴洪休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睿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寔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不謹於彝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乃亦群情之共棄而臣贖耗初罔聞知及此者循南深疑懼宣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責終之明訓儻許卒遂於餘生是宜衰涕之

易零。惟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本止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蒙獲逃。竄燼。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脩身。無及桑榆之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心。初臺臣劾公。僅見者劄而掖垣。竟不敢草謫詞。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實權中書舍人。三月真除。繼是則范公仲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表誠齋楊公萬里所薦。杜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游最久。謂公欲薦草澤易阜陵之士。誣以爲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爲葬地。故跡云云。元定謫道州。羈管時。建陽令儲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罷。爲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來書云。儲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不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數目。前已遷像。設令人憤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于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于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蔭耄神住。形留公歿不

忘庶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殯。以柩歸葬。公以文勸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元定號先生。羈旅之櫬。遠自春陵。未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畧無他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熏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以目相視而已。而有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偽學爲保。任公與田子真帖云。聞某頗居前列。姓名已載李秀巖朝野僉記。茲不復述。又公與饒廷老書云。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偽學。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質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受聞于朝。故有生前之命。惜其家子弟不以實辭于朝。遂以死者而冒生前之命。於是黨禍稍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具公踞與諸公行之。項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爲水心先生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

禮。陳集有回吳直問書。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爲薄誼罪者。一日侂冑女歸寧。忽致誼書。侂冑發出。黯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語。且欲株陷良久。人人皇恐。不自保。大受又請璩曰：太后誥外廷。毋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題大受拙藁。然事關官闈。輒感至。祕韓氏亦不知。吳公璩與大受所發固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安考。韓已漸疑璩陰援道學。至語其兄有二哥。吳於韓爲中表。其位爲二吳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吳由次對。遂祈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璩曰：二哥肯爲侂冑入蜀爲萬里之行否。璩對以「更萬里」。璩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豈容二哥遠去。」前言相戲。爾璩亦以他郡去。璩謚議云：「待制西清陳義慷慨無所回隱。至於誠心樂善。惓惓於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疾私忿之害公。惡偏論之失平。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璩薨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惓惓於當世之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爲韓甥。畧不趨附。其使虜一節已載前錄。又云：「熊公

令憲者。偶聞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介者。促迫之聲。輒偶不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揖。而論語墮地。韓爲一笑。其後令憲以江東都使。勅公之子。在亦曰。臣嘗讀其父書。當文公之嚮用也。其門人附之者衆。及黨議之興。士之清脩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巾。攜妓女於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慄不敢入。乙卯歲。麗水吳君。獨躡屨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爲誅。文公多所印可。公大書思齋二字以厲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祀獨從容扣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間。公爲之類者。已愴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於一時之游。從或未嘗爲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買藥。綿臨安。售綿。率非真。每用藥屑以重之。故云。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僅顏魯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籍溪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奧。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出而齟齬於仕。坎壈其身。幾陷入於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猶及文公之時。特黨禁莫之敢見。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調鄉守傅伯奇。盡傳宏

傳之業。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宋王君實驪軒集讀慶元黨人家乘。
蜀中游公諱仲鴻。景仁似尚書之父。群僞欺天日。宋臣去國時。朝扶皇帝。
璽。暮植黨人碑。楚眾齊難勝。劉安昆遂危。抵龜公贊決。幾事併先知。辨趙
忠定公之冤。方喜儒宗用。無何學禁嚴。甘心師管晏。絕口說伊瀛。天宜斯
文喪。人憂善類殲。一鳴公甚偉。直氣戢群僞。爭朱文公之去。石顯權傾
帝。穰侯勢逼王。群狐爭伺夜。丹鳳獨鳴陽。閭閻辭天仗。洋川佩郡章。誰嘗
舒重囓。有舌巧如簧。論韓仇胃之專。仇怒如關虎。曠謀比井蛙。公手拚
一死。國爾自忘家。庾亮塵難汙。劉興臆莫加。脩名與埒節。皎皎玉無瑕。科
吳曠之叛。本朝諸大老。謚議兩忠公。公去道鄉遠。名垂太史同。一時無
顯位。千載摘清風。韓呂多孫子。須毋添乃翁。時流酣富貴。雅道冷如菰。
甘附武韋勢。相師張孔說。識汙隨寵婢。氣短事家奴。使讀忠公傳。還能訖
顧無。宋元憲公集讀黨人篇。陳蕃推席偏憂國。孟國囊頭不祭神。一自
太官供賽具。皇**酒黨**。東漢書桓彬傳。彬為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
天無意福忠臣。婿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
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
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大怒劾奏。猛以阿黨請收下詔獄。在

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阿黨隋書何妥傳隋文帝時。妥上八事。以諫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

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邀訪。勿使朋黨路開。恩威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

私黨

嘉定鎮江志。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之道。呂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俞公楚奇之。強為儒服。目曰。江西呂

巡官。因薦於駢。自是出入無禁。專方藥香火。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乃立私黨。逞妖妄。濫刑重賦。道路怨嗟。懷亂用之。懼請置巡察使。召募廢吏。陰殺兇狠者。得百許人。縱橫閭巷。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密言隱語。莫不知之。縱謹靜端默。亦不免禍。破戒者數百家。將校中累足屏氣焉。

母

黨

記蔡潤海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憂。禮記。禮子。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左傳。昭二十八年。韜蔡喪服。舅。赫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

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本疎恩絕不相爲服。舅母則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教姨舅親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道

鑑唐紀：唐繪武平日自請抑母黨上跡一陞下天性好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假朱輪華軒過許史梁鄧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蒙達。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今上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潛陽。河洛汎濫。昔日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寵深過一朝覆沒。遂無準類。願抑之。宜思長遠之策。帝慰勉不許。資治通鑑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贈吳越

王元瓘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妻黨

記纂湘海劉穆之好往妻兄弟家乞食。多

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未穆之。猶往食畢求櫝。櫝兄弟戲之曰：櫝櫝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市有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乃令厨人以金狎貯櫝。櫝一斛以進之。宋書本傳。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弟。故少與王導善。早爲顯官。嘗詣導舍。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

坐曰此是君坐也資治通鑑 柳勣與妻於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勣杖死通鑑

委信親黨

晉書賈模傳 謀充之弟也

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模乃盡心 臣捫推張華裴顧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薦引親

黨

故事備要唐繪陸元方武后時天官侍郎或言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 今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詔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離

黨又薦其友崔元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同平章事

俸均親黨

宋史崔與之傳與之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

凡俸餘皆以均親戚

親而不黨

南史阮孝緒傳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笮管穿離逃匿不與

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買田贍族

黨

宋史韓贊傳贊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妻殺夫黨

兩漢

索求申屠蟠字子龍同郡猴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

耻之孫。激忍辱之子。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兄弟罹黨

宋史趙汝談傳汝談登淳熙十一年進士

第。嘗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諫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佞。宵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

配流妖黨

唐會要神龍二年三月侍中蘇瓌充西京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為妖雍俊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

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為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將慰諭。令瓌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尚書左僕射魏元

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

願

妖黨投水

晉書孫恩傳孫恩為寇臨海太守辛景討

陛下察之。遂配流普思於嶺外。

破之。恩窮感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妖妾謂之水仙投水死者百數。

收擒姦黨

兩漢蒙求張衡字平子為河間相時

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為政理。

手鋤姦

黨

趙希循會心錄唐太宗時韋后之禍復作明皇手鋤姦黨。曾未幾時而太真妃之禍不減武韋肅宗得天下於奔竄。顛頓之餘。未及息肩。

而張后縱橫已不可制唐之世不及兩漢以其多庸居也

招降餘黨

宋史列傳劉光世為寧武軍節度使時五湖捕

魚人夏寧聚五千餘掠人為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

除賊餘黨

宋史列傳李光耀吏

部尚書時大將韓世清本苗傳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過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

屏斥邪黨

宋史劉漢弼傳漢弼為侍御史時史嵩之既去相位漢弼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達韓祥濮斗南

王德明皆疇昔託身私門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

糾發豪黨

兩漢蒙求王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懼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

豪黨有譽發者莫不糾發

不事豪黨

後漢書鄭眾傳眾肅宗時為中常侍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偽學逆黨

宋史韓侂胄傳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朱熹侂胄意未決亟除沈繼祖